

# iTsinghua 毕业季

iTsinghua, 你对清华的定义是什么?

i,  
可以是 intelligence,  
可以是 interdisciplinary,  
可以是 ideal,  
可以是 innovation,  
可以是……

Tsinghua, 它可以是 I, 也可以是 You。  
你的清华, 你来定义。

## iTsinghua | 郝景芳：梦想未完待续

许嘉靖 芮钰雅 左烜暄 谢铭琪 冉孟欣

“高楼弯折之后重新组合，蜷缩成致密的巨大魔方，密密匝匝地聚合到一起，陷入沉睡。然后地面翻转，小块小块土地围绕其轴，一百八十度翻转到另一面，将另一面的建筑楼宇露出地表。楼宇由折叠中站立起身，在灰蓝色的天空中像苏

醒的兽类。城市孤岛在橘黄色晨光中落位，展开，站定，腾起弥漫的灰色苍云。”

这是郝景芳的北京，折叠成三层空间的北京。

这位2006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本科，2013年取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博士学位的女作家，4月27日凭借作品《北京折叠》入围2016年“雨果奖”提名。

### 美少女战士失去了黄金圣衣

“我9岁时看了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之后就开始梦想做一个宇航员或天文学家。”郝景芳回忆，“所以当初我高考后的第一志愿填报的就是清华大学的物理系。”

怀着科学梦来到清华的郝景芳，却伴着内心渐渐产生的“学渣感”度过了大学时光。大一成



郝景芳



绩并不理想，郝景芳便“后来持续追赶、奋发向上、努力自习，追到了大二考数学物理方法，考完就哭了。”

19岁之前，郝景芳总觉得到了关键的时候，会有美少女战士的黄金圣衣让她“砰”一下变身超人，在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。可到了大学，这个梦仿佛醒了过来。陷入低落，身体欠佳，让她越发沮丧到底，“连身体都似乎在指责我。”郝景芳说，“可当时的我也没有别的办法，面对失落，我只能努力，努力，再努力。”

后来郝景芳在文章里回忆产生“学渣感”的缘由：“一个原因是牛人太多，一个原因是考上清华的从小到大都是学习还不错的，一般没遇到过这种待遇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很多人心里还是有着一些理想的。”

重拾梦想并让它沉淀，不再放任自己对命运和自身的思考，郝景芳开始一步一步地改变自己，做“一小步一小步让自己可以动起来的事”。

### 我的“科幻”没有定义

2006年，郝景芳开始提笔写作。她相信这是一件“让自己可以动起来的事”，只是从前没有意识到。这一年，她也做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选择——进入经管学院攻读博士学位。

带着理科和社会科学双重的学术背景，郝景芳进行着属于自己的科幻创作。而在她最初提笔时，并未料到写作会给人生带来何等回馈。

“最初是抱着浅显而虚荣的目的开始写作的——想证明自己的能力，想获得认可，可是这些目的在面对写作的时候却轻易就溃不成军。”郝景芳在对自身、对作品的反思中，终于发现，“只有最坦率的内心才是通往写作的唯一一条小路。”

入围雨果奖的《北京折叠》正是来自于这颗坦率内心的一些旁观目睹，郝景芳在北京的所见所思都被收入书中。有书评认为，郝景芳的《北京折叠》用科幻的方式“隐喻了当前社会不同阶层，描绘的也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组织架构”。

面对读者和专业人士的赞赏，郝景芳并不觉得自己有着独特的优势。“我没办法定义什么是真正的科幻，主流科幻往往觉得我写的是很边缘的内容。”我只是写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她坦言。

### 梦想当然要大胆

已出版有科幻小说《流浪玛厄斯》、《星旅人》、《回到卡戎》，散文集《时光里的欧洲》等作品的郝景芳正忙碌地计划着出国的行程。“我喜欢旅游，喜欢写作，也喜欢现在的生活。我的生活很忙碌，但忙不就是生活快乐的重要因素吗？”如今她不再是想当宇航员的小女孩，也不再是考试时期望黄金圣衣附体的美少女战士，但她的梦想依旧鲜活地存在。

“我的梦想是成为最优秀的学者和最出色的作家。”郝景芳说，“当然这些梦想只实现了四分之一，我还在路上。”清华的生活没有让她成为规整的“流水线产品”，而是让她在自己的路上，走得更加踏实。“清华对我最大的改变是‘行胜于言’。一件事情做成之前，绝不对外张扬。”她说。

郝景芳相信梦想是否大胆不是用它自身来衡量的，而梦想是否实现则要看你的实力和能力。她说：“实力足够，再大的梦想也会有实现的那一天。”

在清华园的学堂路上，在她折叠的北京里，想必都有这样一位姑娘，她恬静温和，却有着最坚定的信念，最犀利的笔锋，向往着最美好的远方。 